

目 记 杂 志

第38卷·专号《半月日谱》
自牧主编·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
记
杂
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记杂志/自牧 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

2005.9 (日影丛书)

ISBN 7-5034-1665-3/G·0327

I. 日… II. 自… III. 日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1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2086 号

日记杂志^㉞

责任编辑:曾小丹 策划·版式设计:日影书坊

封面手迹:阿 英 主编·封面题签:淡庐自牧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刷: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1/32 开本

印 张:15.1875

字 数:381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34-1665-3/G·0327

定 价:全套十册 200.00 元(本册定价 36.00)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徐 序

徐 北 文

日记是私人的事。具有隐私权,受法律保护,旁人不得偷窥。然而在生活中却不这样简单。有人乐意公开自己的日记,你不看,他还不高兴。名人中就有清末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,他把读书心得和向皇帝表忠心的热忱都写进去了。前者是向友辈炫学自矜,后者则是希冀一朝蒙皇上取阅,以献媚升官。普通人中也有。我在运动中被迫到农村劳动时,遇见一位下放干部。此君把日记整整齐齐写好,然后放在集体宿舍中的显眼处。好奇者不免打开,内容有读《毛选》的日课记录,有工作成绩和生活中的优秀表现,以及革命的豪情壮志等。人们读后并未感动,除了言过其实的夸饰外,其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,大伙并不傻。但是为什么同样秉心写日记,李慈铭的却一再印刷流传后世呢?到底他读书确有心得,有学术价值,故有人专从其日记中抄录了一大部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颇裨益于读者。

此外,还有以日记体制写小说者,如丁玲《莎菲女士日记》,果戈里《狂人日记》;有以散文的路数发表于世者,如鲁迅的《马上日记》;更有以旅游行程专门记日记以流传者,如宋代范成大的《揽轡录》等等,这些著作各有其作用、价值而流传于世。但是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日记,写日记应是纯私人的事,主要是备个人遗忘,供日后参考;或者与自己对话,宣泄情怀,并不供他人阅读。这样可以寄托自己的感情,记录心理活动,以及日常行事,甚至不欲人知者也写了进去。这种日记对于了解一个人最有价值,然而

半月日谱
◎

却引来不少麻烦,如存有旧式家长作风的父母,不免要看,或明要或暗翻,致使儿女们产生戒心。不外有两种对策:一是藏得更隐秘,二是不愿父母知道的事就不记。父母尚可,若在拨乱反正之前,整人时首先取走其日记,然后寻找蛛丝马迹;或者捕风捉影,曲解夸大,上纲上线,借以扩大运动战果,这样日记就成为授人以柄,引火烧身了。那么,记日记时学习鲁迅式的,只是记载日用账目,亲朋往来,书信收发等又如何呢?这也不安全,整人者却要按图索骥,顺藤摸瓜,一要查你来往亲友的政治面目,来往的目的;二要查你的来往书信的原件,是否有不轨活动;三要查你的生活开支,是否有贪污行为……在这样的环境下,不写日记也罢。

区区日记一事,可惹许多是非,若认死理,笃定日记是个人私事,以为记日记者若留一手就是不坦诚;多添几笔,备读者欣赏就是炫耀自己。至若外人,偷看人的日记,固然是不道德;但拒绝人家供看的日记,就也太绝情。其实,在生活中这种凿死卯儿的人很少,大抵采取中庸之道,记日记者主要是供自己用,偶尔有亲友翻阅也未尝不可。不过,大都记日记时已留了一手,绝对隐私也是一定不记的。对他人日记虽然是绝不偷看,但经本人同意者也乐意看。看人日记,不免有自己的窥私欲的要求,但主要还是对照自己,开拓眼界,更好地知人论世而已。我就是属于这一类中庸人士,我写日记主要是自用,不供人看,放日记的抽屉却不上锁,至今未发现儿孙们公然看我的日记。虽然如此,也并非凡事都记,不愿人知之事则绝对不记,以防万一。对于他人的日记,除非经同意,一概不看,甚至对老妻的那本形同开支账薄的日记也不看。对于已出版问世的日记,只凭兴趣凭需要阅读或查阅,是有选择的。我既是这样,想像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,中庸之道而已。这样的态度,对己对人都比较宽松,这就使日记一事增添了人生情趣。

《日记报》的创办,大概也是秉中庸之道来对待日记的,从而使读者乐看,有益于世,从而立于众多报刊之林而持续不衰。主编自牧先生向我约稿,说是约请众多作者将本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的日记凑在一起,集中发表。所请作者大都是其文朋书友,而且遍布各地。我想这是饶有趣味的事。所约请的人既都是相知同好,有共同点;又是分居各地,身世又各有特色,互相之间有参照比较的新鲜感;尤其是所记的日期一致,读者可以从同一时间中看到种种世相,以供人论世之助。我欣然答应,并找出自己的日记抄出。如前所说,我的日记基本上是不让人看的那种,只记些日常琐事,庸庸碌碌又缺乏文采,价值不高。不过自信尚少一些李慈铭式的炫耀成分,自谓尚且可信。不料及至录出时,也发现了二三项不宜公开之处,即可能使他人不高兴的事儿,便毫不犹豫地删除,这是对人对己都有益的,编者和读者也可见谅的吧。

所约执笔人虽天南地北,其身份爱好却大都相同,不外是职员、记者、教师、作者等所谓知识分子一类人物,而且都是喜爱文史,嗜书存书的爱书人,没有英雄美人,也没有阔人红人,如果说得好听一些,也就是称之为“文人”的而已。《易》曰:“同气相应,同声相求。”《诗》云:“嘒其鸣矣,求其友声。”编出这样内容的书刊,主要是“求其友声”的吧。

这样的编辑旨趣,我十分赞成。鄙人年已八十有余,体衰气喘,终日在家兀坐,办离休手续后的五六年来的,同辈人逐渐凋谢,友朋往来日益减少,得此一编可补交游之不足。因作者都是“同气”“同好”之人,足不出户可以与他们“奇闻共欣赏,疑义与相析”(陶渊明句),得会心之愉悦。陶渊明在乡村务农时曾写过“遥遥沮溺心,千载乃相关”的诗句。夫渊明既赋《归去来》,虽在村舍“悦亲戚之情话”,却仍然关心千载前之古人,并不以眼前的亲戚情话而满足,想起“遥遥”的长沮、桀溺的事来。考此语出自《论语·微子》篇。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,遇见长沮、桀溺在耕田,

使徒弟子路去问路。当得知问路者是孔门学生之后,他俩对子路说:“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,岂若从避世之士哉!”孔子听了子路的回报后:“夫子恍然曰:‘鸟盖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’”渊明之慨叹,是怀念“斯人”,是“求其友声”的渴望,是寻觅知音的内心的强烈需要。《庄子·徐无鬼》篇云:“逃空虚者...闻人足音跂然而喜矣。”一个离群索居的人,远远的听到脚步声就十分高兴,如果得到一册集几十位良师益友在同一日期的日记,其高兴,其喜欢又是如何之大呢——以此质之淡庐自牧先生,聊以为序。

2005年6月21日(夏至)于历下海岱居

王 序

王 稼 的

自牧热衷日记,不但自己长年累月不断地写,还邀约同好共襄其事,一起来提倡和研究日记,《日记报》遂应运而生,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如果将来有人来作日记文化现象的遥望,这些人和事是断断不会忽略的,因为将日记来作如此的提倡和研究,历史上似乎还未曾有过。

我对日记有自己的想法,认为这是私下的事,不必要公诸于众,至于本来写了就要给人家看的日记,自然不在此列。正由于我有这样的想法,对自牧诸君的作为也就非常钦佩,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公开自己的日记,让自己透明起来,没有墙壁,没有窗帘,几乎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。这需要有点勇气,读者会从这些字里行间里,琢磨作者的心思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,就是为了作提倡的范式和研究的试验,有时也就不在乎什么了。他们刊印的日记,或许不是原本的全部,但至少是绝大部分。对刊印的日记作点删节,古已有之,李竹懒如此,李越缦也是如此,他们留下的,都是自己想给别人看,别人也喜欢看的那部分。自牧诸君似乎留下得更多,更多的真实,也就更接近日记的本色了。

今年春上,自牧又有《半月日谱》的设想,对外征集今年元旦至月半的十五天日记,汇集刊印,这是很有创意的策划。新年伊始,大多数人的心情和生活节奏总与平常不同,会有一点特别的色泽。一个人的这十五天日记,仅仅是个人生活的琐碎;一群人的这十五天日记,生活各有不同,感受也各有不同,也就成为社会生

半月日谱
◎

活的缩影，它的意义也就在日记本来的价值之外了。这让我想起朱作同、梅益编的《上海一日》，想起谭宗远正在编的《一九四五年》，这都是规定场景下的个人叙述，汇集在一起，就反映了社会，反映了时代。

自牧将征集来的日记分印两卷，校样初了，恰好我与止庵兄抵济南，自牧便分派写序，一人一篇，分置两卷。盛情之下，“客随主便”，“恭敬不如从命”，这两句口头禅也就派到了用场。虽然写了，但实在做不到“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”，只藉以表达我对日记作者的感谢，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份读书人新年生活的记录。

2005年5月29日于苏州·听橹小筑

目 录

徐 序	[济南]徐北文(1)
王 序	[苏州]王稼句(5)
六场绝缘斋日记	[成都]龚明德(1)
书虫日记	[长沙]彭国梁(8)
朝阳日记	[北京]谭宗远(22)
学斋日记	[上海]陈左高(30)
海岱居日注	[济南]徐北文(32)
美国日记	[淄博]张洪兴(38)
津门日谱	[天津]张学新(47)
昌平日志	[北京]孙桂升(56)
沪上日注	[上海]虎 闾(67)
漱堂杂志	[济南]自 牧(73)
书人日记	[长沙]萧金鉴(96)
零五日记	[北京]止 庵(106)
勉耕斋日记抄	[南京]陆建华(109)
潜庐日记	[济南]徐明祥(114)
武汉日记	[武汉]周翼南(123)
暖石斋日注	[包头]冯传友(126)
静庐茶座	[张店]于晓明(136)
草田轩日记	[郑州]苗纪道(156)

- 车城日影 [十堰]李传新(164)
- 看云斋日记 [天津]刘运峰(171)
- 居京日记 [北京]赵龙江(177)
- 竹风堂日记 [周村]孙方之(184)
- 梨花村日志 [沁源]杨 栋(189)
- 草龙堂读书日记 [南通]张 咏(195)
- 跋 [济南]自 牧(201)

六场绝缘斋日记

(2005年1月1日—15日·成都)

龚明德

1月1日 周六 闲翻一九四九年八月由“新华书店”出版的“中国人民文艺丛书”之一的“通讯报告选”《诺尔曼·白求恩断片》(收马烽、周民英、师田手、黄既、叶正明、周而复、丁玲七人的报告通讯各一篇)中的同名作品,在作品开首的引录毛泽东一节话中知道了《纪念白求恩》的原篇名不叫这个篇名,而是《学习白求恩》,引录的一句也与《毛泽东选集》有异文。但找民国版本《毛泽东选集》,无此文。要找到这个名为《学习白求恩》的初版本,因为这也是“名篇”啊!要考察其版本变化。

1月2日 周日 与家人同去龙泉驿老二居所。与侄儿龚言在巴金文学院前的河边散步,发现刻在大理石河岸护栏上的巴金介绍文字错了好几个地方,最丢人的是把《第四病室》错成《第六病室》。四川省作家协会大把大把地花费纳税人的钱,弄了一个“巴金文学院”,连这些最基本的“巴金常识”也错,他们心中有无愧疚?晚从龙泉驿倦归玉林,洗澡后卧读P.B.Shelley《Love's Philosophy》。对读了四种“名译”,都不太理想,尤其是把头一句极朴素的没有任何修饰的fountains译成“芳泉”,太坏雪莱的名声了。想

龚明德,现谋食于出版界。责编有《余时书话》、《董桥文录》、《文苑星辰文苑风》、《凌叔华文存》、《林徽因文存》等;著有《昨日书香》、《文事谈旧》、《书生清趣》等。

半月
日谱
◎

到了头一段末两句的“龚译”妙句——

世上万物都彼此亲爱，
为什么你我偏不？

“为什么你我偏不？”会成为传世句子。这是我今年对中国的第一个贡献。

继续加班为出版社看对红付印样《女人》。我算什么“质检总监”啊，完全是“质检总看”！

1月3日 周一 忘了在昨天的日记中写我在赴龙泉驿前的买书情况。昨天清晨六点半动身骑自行车去草堂寺北大门旁的旧书市场，得贱价书九本，值得一记的是《简爱自传》的一九三六年九月生活书店初版本，我虽然写了《李霁野译〈简爱〉之民国版》长文，但一直见不到实物初版本。这回以四元得其硬精装完本，实属大幸。地摊设主可能见硬精装的白纸封面没有字，当成“废书”甩卖了事的。这个初版上的白朗特手迹很清晰，可以辨读出每一个单词来。作者画像也比后来的清晰得多。

虽然是阳历年间，我仍然当着全家人的面严厉地下命令给龚言：必须在这两三年内自觉过三关，即为人上过关、家务事上过关、文化上过关。

1月4日 周二 去出版社，将《女人》对红样及其正误表交该书责编，懒得发脾气了，只平和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标出订改的地方都要订改！”责编虽是我的同龄人，也只好说：“保证改！保证改！”又受命检读《电子游戏》和《青少年》对红样。签发《夜航船》封面。

1月5日 周三 晨六点半起床后，赴草堂寺北大门旧书市场。今天收获了五本民国旧平装文学著述，其中赵景深的《中国文学小史》两种版本，即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九版和一九三三年八月第十二版太让我高兴了！我已有天林购赠的一九三〇年六月第八版此书毛边本，这回又得不同的两种，真乃神助。稍加对读，知作

者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对内容来了一次修订,有修订前言详述。此书各版最末一章是说中国新文学。第十版的章名叫《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》。子善兄编的赵景深《新文学过眼录》(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漏收此文,应该补入的,当对子善兄讲一声。

HY来办公室,送她几本书,没心思跟她说话了。

1月6日 周四 将昨夜加班看完的《电子游戏》、《青少年》分别交给责任编辑。《电子游戏》让我熟悉了大量不懂的东西,如“任天堂”之类。但《青少年》一书让我反感,现在的“专门研究家”们太病态地强调照顾青少年的“个性”了。我看,一切以自然为最合理的准则。要让下一代也养成自然教子的好习惯。太关照被教养的人,就会导致“培育”出一堆堆的弱苗、病苗,而且肯定长不成材的。我庆幸我的父母从来不“讨论”、“研究”怎样“培育”我们。我也完全习惯家人们各自的作派了,强求不得,严格要求自己,能做就做,不能做不想做就不做。



龚明德先生书房——“六场绝缘斋”一角

1月7日 周五 上午突然来了三个求我在书上签名的青年，他们各自拿来的书是《昨日书香》，崭新的。我照样给各人都写了一句：“崇奉昨日书香就是建造今日书香。”他们想跟我说话，我一听，他们三个连我的一篇文章也没有看过，一口一个“龚编辑”，让我心烦。我说：“下次再谈吧。”遂跟他们一块儿坐电梯到大门口，佯称我要去什么地方，待他们远去后，我才返回办公室做事。午休后致信欧阳妮娜，感谢她自香港寄赠我的一包书。

1月8日 周六 一位自称很熟悉贾平凹的同事打电话说要与我玩玩。我们约定去我常去的同仁路茶店喝茶。这位老兄除了大吹他自己外，倒也谈了贾平凹的一些我不知道的情况，比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题材来源就是一个谜，因为他不“泡”在“生活”中。他几乎每年有九个月住医院治病，有一个多月天天搓麻将，剩下一个多月才写东西。其实，茅盾写《虹》时也有类似情况。但我无法多谈贾平凹。我只读了《废都》，觉得贾平凹的文化视野还没超越农村乡镇，他写的大城市中人的思维模式连“县城”级别也不够。贾平凹的散文我细读了《贾平凹短文》，清楚地知道他的文字功底欠佳，连“拈”都不会写。

1月9日 周日 去旧书市场，得李健吾一堆书，计有一九四二年六月蓉一版文生社《希伯先生》、没有封面的一九四三年十月生活书店版《梁允达》、布面硬精装一九三七年六月商务初版《这不过是春天》、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版文生版《新学究》以及差不多前后的《切梦刀》和《使命》等。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“珍本”一次到了我手中？算了算，也不贵，每本不过四十多元。午休后为没有封面的书装封面，顺手理了一下已存的李健吾的书。记起去年秋冬之交，李健吾的女儿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一开口就让我帮她联系图书广告。不容我说话，她一口气说明了整版多少钱、半版多少钱之类的话。我真为《文艺报》感到丢脸！这家国家级专业大报竟把自己的编辑弄成这副模样……

學習白求恩

毛澤東

(一)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產黨員，五十多歲了，爲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，受加拿大與美國共產黨的派遣，不遠萬里渡過太平洋，來到中國。去年春上到延安時，他就要求去五台山工作，不幸以身殉職。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，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，當作他自己的事業，這是什麼精神？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，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，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。列寧說：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，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獨立運動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同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聯合，世界革命才能勝利」。白求恩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，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，我們要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，要同日本的、英國的、美國的、德國的、意大利的，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，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解放我們的民族與人民，解放世界的人民。

(二) 白求恩同志毫無利己，專門利人的精神，表現出極端的熱忱。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，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，已挑輕的，一事當前，先替自己打算一下，然後再替別人吹，生怕人家不知道，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，而是立

白求恩與阿洛夫

著者 周而復·方紀

出版者 大眾書店

總店 木蘭天潭有一二三號
分店 旅順·金縣

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

民國卅七年八月初版 一—三〇〇〇

毛澤東《紀念白求恩》的初版題曰《學習白求恩》，內文編號、文字與後來的不同處有60多處。左下為刊有《紀念白求恩》初版《學習白求恩》的《白求恩與阿洛夫》版權頁。

1月10日 周一 上午冒雨去公安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换证手续,并更换老户口簿。真不知这个国家怎么搞的:我的身份证上明明写着“20年有效期”,怎么十年不到就要换呢?而且交三十元钱的换证费。听一块儿排队换身份证的人讲,说这“换身份证”跟把“教育”当“产业”以及大学生“扩招”一样,都是为国家为当官的弄大把大把的钱来花。说不敢想,一说到此,算来真不少钱款上交公安局啊!午休后因雨大未去办公室。把刚从人民社买回的五千多元的书让星星上传到电脑。她弄了半个多小时,上不去。我生了大气,问她有没有十足成功上传的把握,她摇头。我严厉地说:“没有十足的成功上传的把握,就关机。我让建红来弄。”龚言回去做疝气手术,印象中星星可以上传。但这回证实她不全懂。但现在对她发这么大脾气,我太残忍了……

1月11日 周二 上午,建红来帮着上传二十种书入网上“读读书吧”书店。但深夜我才发现她没有打上定价。她何以不着急漏了定价呢?稍晚给天斌去电话,他也不着急,只淡淡地说,把定价发E-mail给他,他补。我为家人的事总是着急,轮到我的事,他们都像无事了。

1月12日 周三 晨六点半起床,去旧书市场,得新文学旧平装书一包,费去四百多元。其中几本杂志如《一般》、《台湾文化·悼念许寿裳专号》都是可以细细查阅的。得毛泽东《学习白求恩》初版。又让我检读《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》。也好。把一百年来“诺奖”情况了解一下。

1月13日 周四 又放下《诺》书,赶读《影响历史的99位名人》。我看,这类急急找人拼凑的书稿,出得再多,对于文化建设也毫无价值。但是,小有权力的人都想表现自己的“智慧”,他们根本想不到他们的职责是集中大家的智慧!我恨死了什么“策划”、“组织赶写”之类的行动,文化要死在这些人手中!我实在鼓不起